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一

史記

漢太史令龍門司馬

遷譔

皇明贈中書舍人廬陵文學彭以明輯

男惟成校

本紀

五帝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余嘗西至崆峒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

文者近是予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繫姓章
矣顧第弗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虛書缺有間矣其軼
乃時時見於他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爲淺
見寡聞道也余并論次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爲本紀
書首

夏

太史公曰禹爲姁姓其後分封用國爲姓故有夏后
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尋氏彤城氏褒氏費氏杞氏緄
氏辛氏冥氏斟氏戈氏孔子正夏時學者多傳夏小
正云自虞夏時貢賦備矣或言禹會諸侯江南計功

而崩因葬焉命曰會稽會稽者會計也

殷

太史公曰余以頌次契之事自成湯以來采於書詩
契爲子姓其後分封以國爲姓有殷氏來氏宋氏空
桐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孔子曰殷路車爲善而色
尚白

周

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綜其實不然武
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
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徙於洛邑所謂周公葬我畢

畢在鎬東南杜中秦滅周漢興九十有餘載天子將封太山東巡狩至河南求周苗裔封其後嘉三十里地號曰周子南君

秦

太史公曰秦之先爲嬴姓其後分封以國爲姓有徐氏郟氏莒氏終黎氏運奄氏菟婁氏將梁氏黃氏江氏脩魚氏白冥氏蜚廉氏秦氏然秦以其先造父封趙城爲趙氏

秦始皇二世

太史公曰秦之先伯翳嘗有勲於唐虞之際受土賜姓及殷夏之間微散至周之衰秦興邑于西垂自繆公以來稍蠶食諸侯竟成始皇始皇自以爲功過五帝地廣三王而羞與之侔善哉乎賈生推言之也俗傳秦始皇起罪惡胡亥極得其理矣復責小子云秦地可全所謂不通時變者也紀季以鄙春秋不名吾讀秦紀至於子嬰車裂趙高未嘗不隄其決憐其志嬰死生之義備矣

項羽

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邪何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

陳涉首難豪傑蠭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
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
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爲霸王位雖不終近古
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
王侯叛已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
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
城尚不覺悟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
罪也豈不謬哉

高帝

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救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
以敬敬之救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救小
人以僊故救僊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
始周秦之間可謂文救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豈不
繆乎故漢興承救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統矣朝以十
月車服黃屋左纛葬長陵

呂后惠帝

太史公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時黎民得離戰國之苦
君臣俱欲休息乎無爲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稱制
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
穡衣食滋殖

文帝

太史公曰孔子言必世然後仁善人之治國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誠哉是言漢興至孝文四十有餘載德至盛也廩廩鄉改正服封禪矣謙讓未成於今嗚呼豈不仁哉

景帝

太史公曰漢興孝文施太德天下懷安至孝景不復憂異姓而晁錯刻削諸侯遂使七國俱起合從而西鄉以諸侯大盛而錯爲之不以漸也及主父偃言之而諸侯以弱卒以安安危之機豈不以謀哉

武帝

太史公曰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禪焉入壽宮侍祠神語究觀方士祠官之言於是退而論次自古以來用事於鬼神者具見其表裏後有君子得以覽焉至若俎豆珪幣之詳獻酬之禮則有司存焉表

三代世表

太史公曰五帝三代之記尚矣自殷以前諸侯不可得而譜周以來乃頗可著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日月蓋其詳哉至於序尚書則略無年月或

頗有然多闕不可錄故疑則傳疑蓋其慎也余讀謀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歷譜謀終始五德之傳古文咸不同乖異夫子之弗論次其年月豈虛哉於是以前五帝繫謀尚書集世紀黃帝以來訖共和爲世表

十二諸侯年表

太史公讀春秋曆譜謀至周厲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嗚呼師摯見之矣紂爲象箸而箕子唏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仁義陵遲鹿鳴刺焉及至厲王以惡聞其過公卿懼誅而禍作厲王遂奔于彘亂

自京師始而共和行政焉是後或力政疆乘弱興師不請天子然挾王室之義以討伐爲會盟主政由五伯諸侯恣行淫侈不軌賊臣篡子滋起矣齊晉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晉阻三河齊負東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國迭興更爲伯主文武所褒大封皆威而服焉是以孔子明王道于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爲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

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鐸椒爲楚威王傳爲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爲鐸氏微趙孝成王時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觀近勢亦著八篇爲虞氏春秋呂不韋者秦莊襄王相亦上觀尚古刪拾春秋集六國時事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爲呂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之徒各徃徃摭摭春秋之文以著書不可勝記漢相張蒼歷譜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義頗著文焉

太史公曰儒者斷其義馳說者騁其辭不務綜其終始歷人取其年月數家隆於神運譜謀獨記世諡其辭略欲一觀諸要難於是譜十二諸侯自共和訖孔子表見春秋國語學者所譏盛衰大指著于篇爲成學治古文者要刪焉

六國

太史讀秦記至犬戎敗幽王周東徙洛邑秦襄公始封爲諸侯作西時用事上帝僭端見矣禮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域內名山大川今秦雜戎翟之俗先暴戾後仁義位在藩臣而臚於郊祀君子懼焉及文公踰隴攘夷狄尊陳寶營岐雍之間而穆公脩政東

竟至河則與齊桓晉文中國侯伯侔矣是後陪臣執政大夫世祿六卿擅晉權征伐會盟威重於諸侯及田常殺簡公而相齊國諸侯晏然弗討海內爭於戰功矣三國終之卒分晉田和亦滅齊而有之六國之盛自此始務在疆兵并敵謀詐用而從衡短長之說起矯稱蠡出誓盟不信雖置質剖符猶不能約束也秦始小國僻遠諸夏賓之比於戎翟至獻公之後常雄諸侯論秦之德義不如魯衛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晉之疆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險固便形執利也蓋若天所助焉或曰東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

孰夫作事者必於東南收功實者常於西北故禹興於西羌湯起于亳周之王也以豐鎬伐殷秦之帝用雍州興漢之興自蜀漢秦旣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爲其有所刺譏也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惜哉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然戰國之權變亦有可頗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異變成功大傳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已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學者牽於所聞見秦在帝位日淺不察其終始因舉而笑之不敢道此與以耳食無異悲夫余於是因

秦記踵春秋之後起周元王表六國時事訖二世凡二百七十年著諸所聞興壞之端後有君子以覽觀焉

秦楚之際月表

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初作難發於陳涉虐戾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祚成於漢家五年之間號令三嬪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昔虞夏之興積善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考之于天然後在位湯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義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爲未

可其後乃放弑秦起襄公章於文繆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能并冠帶之倫以德若彼用力如此蓋一統若斯之難也秦旣稱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諸侯也於是無尺土之封墮壞名城銷鋒鏑鉏豪桀維萬世之安然王跡之興起於閭巷合從討伐軼於三代鄉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爲驅除難耳故憤發其所爲天下雄安在無土不王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

漢興以來諸侯年表

太史公曰殷以前尚矣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然封伯禽康叔於魯衛地各四百里親親之義褒有德也太公於齊兼五侯地尊勤勞也武王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五十五地上不過百里下三十里以輔衛王室管蔡康叔曹鄭或過或損厲幽之後王室缺侯伯疆國興焉天子微弗能正非德不純形勢弱也漢興序二等高祖末年非劉氏而王者若無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高祖子弟同姓爲王者九國唯獨長沙異姓而功臣侯者百有餘人自鴈門太原以東至遼陽爲燕代國常山以南大行左轉度河濟阿甄以東薄海爲齊趙國自陳以西南至九疑東帶江淮穀泗薄會稽爲梁楚吳淮南長沙國皆外接於胡越而內地北距山以東盡諸侯地大者或五六郡連城數十置百官宮觀僭於天子漢獨有三河東郡潁州南陽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內史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頗食邑其中何者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廣疆庶孽以鎮撫四海用承衛天子也漢定百年之間親屬益踈諸侯或驕奢怵邪臣計謀爲滯亂大者叛逆小者不軌于法以危其命殞身亡國天子觀於上古然後加惠使諸侯得推恩分子

第國邑故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梁分爲五淮南分三
及天子支庶子爲王王子支庶爲侯百有餘焉吳楚
時前後諸侯或以適削地是以燕代無北邊郡吳淮
南長沙無南邊郡齊趙梁楚支郡名山陂海咸納於
漢諸侯稍微大國不過十餘城小侯不過數十里上
足以奉貢職下足以供養祭祀以蕃輔京師而漢郡
八九十形錯諸侯間犬牙相臨秉其阨塞地利疆本
幹弱枝葉之勢也尊卑明而萬事各得其所矣臣遷
謹記高祖以來至太初諸侯譜其下益損之時今後
世得覽形勢雖疆要之以仁義爲本

高祖功臣年表

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
曰勲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日曰閱封
爵之誓曰使河如帶泰山如厲國以未寧爰及苗稷
始未嘗不欲固其根本而枝葉稍陵夷衰微也余讀
高祖侯功臣察其首封所以失之者曰異哉所聞書
曰協和萬國遷于友商或數千歲蓋周封八百幽厲
之後見於春秋尚書有唐虞之侯伯歷三代千有餘
載自全以蕃衛天子豈非篤於仁義奉上法哉漢興
功臣受封者百有餘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

戶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後數世民咸歸鄉里戶益息蕭曹絳灌之屬或至四萬小侯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溢忘其先淫嬖至太初百年之間見侯五餘皆坐法隕命亡國耗矣罕亦少密焉然皆身無兢兢於當世之禁云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未必盡同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爲統紀豈可緝乎觀所以得尊寵及所以廢辱亦當世得失之林也何必舊聞於是謹其始終表見其文頗有所不盡本末著其明疑者闕之後有君子欲推而列之得以覽焉

惠景間侯五年表

太史公讀列封至便侯曰有以也夫長沙王者著令甲稱其忠焉昔高祖定天下功臣非同姓疆土而王者八國至孝惠時唯獨長沙全禪五世以無嗣絕竟無過爲藩守職信矣故其澤流枝庶毋功而侯者數人及孝惠訖孝景間五十載追脩高祖時遺功臣及從代來吳楚之勞諸侯子弟若肺腑外國歸義封者九十有餘咸表始終當世仁義成功之著者也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

太史公曰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閩越擅伐東甌請

降二夷交侵當盛漢之隆以此知功臣受封侔於祖考矣何者自詩書稱三代戎狄是應荆荼是徵齊桓越燕伐山戎武靈王以區區趙服單于秦繆厠百里霸西戎吳楚之君以諸侯沒百越况乃以中國一統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卷四海內輯億萬之衆豈以晏然不爲邊境征伐哉自是後遂出師北討疆胡南誅勁越將卒以次封矣

建元已來王子侯者年表

制詔御史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條上朕且臨定其號名

太史公曰盛哉天子之德一人有慶天下賴之

書

禮書

太史公曰至矣哉立隆以爲極而天下莫之能益損也本末相順終始相應至文有以辨至察有以說天下從之者治不從者亂從之者安不從者危小人不

能則也禮之貌誠深矣堅白同異之察入焉而弱其貌誠大矣擅作典制褊陋之說入焉而望其貌誠高矣暴慢恣睢輕俗以爲高之屬入焉而墜故繩誠陳則不可欺以曲直衡誠懸則不可欺以輕重規矩誠

錯則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禮則不可欺以詐僞故繩者直之至也衡者平之至也規矩者方圓之至也禮者人道之極也然而不法禮者不足禮謂之無方之民法禮足禮謂之有方之士禮之中能思索謂之能慮能慮勿易謂之能固能慮能固加好之焉聖矣天者高之極也地者下之極也日月者明之極也無窮者廣大之極也聖人者道之極也以財物爲用以貴賤爲文以多少爲異以隆殺爲要文貌繁情欲省禮之隆也文貌省情欲繁禮之殺也文貌情欲相爲內外表裏並行而雜禮之中流也君子上致其隆下

盡其殺而中處其中步驟馳騁廣騫不外是以君子之性守宮庭也人域是域士君子也外是民也於是中焉房皇周浹曲直得其次序聖人也故厚者禮之積也大者禮之廣也高者禮之隆也明者禮之盡也

樂書

太史公曰夫上古明王舉樂者非以娛心自樂快意恣欲將欲爲治也正教者皆始於音音正而行正故音樂者所以動盪血脉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故宮動脾而和正聖商動肺而和正義角動肝而和正仁徵動心而和正禮羽動腎而和正智故樂所以內輔

正心而外異貴賤也上以事宗廟下以變化黎庶也
琴長八尺一寸正度也弦大者爲宮而居中央君也
商張右傍其餘大小相次不失其次序則君臣之位
正矣故聞宮音使人溫舒而廣大聞商音使人方正
而好義聞角音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徵音使人樂善
而好施聞羽音使人整齊而好禮夫禮由外入樂由
內出故君子不可須臾離禮須臾離禮則暴慢之行
窮外不可須臾離樂須臾離樂則姦邪之行窮內故
樂音者君子之所養義也夫古者天子諸侯聽鐘磬
未嘗離於庭卿大夫聽琴瑟之音未嘗離於前所以
養行義而防淫佚也夫淫佚生於無禮故聖王使人
耳聞雅頌之音目視威儀之禮足行恭敬之容口言
仁義之道故君子終日言而邪辟無由入也

律書

太史公曰故旋璣玉衡以齊七政卽天地二十八宿
十母十二子鐘律調自上古建律運歷造曰度可據
而度也合符節通道德卽從斯之謂也

歷書

昔自在古歷建正作於孟春於時水泮發蟄百草奮
興秣鳩先淖物迺歲具生於東次順四時卒于冬分

時雞三號卒明撫十二節卒于丑日月成故明也明者孟也幽者幼也幽明者雌雄也雌雄代興而順至正之統也日歸于西起明于東月歸于東起明于西正不率天又不由人則凡事易壞而難成矣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順承厥意

封禪書

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蓋有無其應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見而不臻乎泰山者也雖受命而功不至至梁父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給是以卽事用希傳曰三年不爲禮禮必廢三年不爲樂樂必壞每世之隆則封禪答焉及衰而息厥曠遠者千有餘載近者數百載故其儀闕然堙滅其詳不可得而記聞云

太史公曰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禪焉入壽宮侍祠神語窅觀方士祠官之意於是退而論次自古以來用事於鬼神者具見其表裏後有君子得以覽焉若至俎豆珪幣之詳獻酬之禮則有司存

河渠書

太史公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于會稽太

卷之一
十一
湟上姑蘇望五湖東關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濟潔
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離碓北自龍門至于朔方曰
甚哉水之爲利害也余從負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詩
而作河渠書

平準書

太史公曰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
幣興焉所從來久遠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記
云故書道唐虞之際詩述殷周之世安寧則長庠序
先本絀末以禮義防于利事變多故而亦反是是以
物盛則衰時極而轉一質一文終始之變也禹貢九

州各因其土地所宜人民所多少而納職焉湯武承
弊易變使民不倦各兢兢所以爲治而稍陵遲衰微
齊桓公用管仲之謀通輕重之權徼山海之業以朝
諸侯用區區之齊顯成霸名魏用李克盡地力爲疆
君自是之後天下爭於戰國貴詐力而賤仁義先富
有而後推讓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萬而貧者或不
厭糟糠有國彊者或并群小以臣諸侯而弱國或絕
祀而滅世以至於秦卒并海內虞夏之幣金爲三品
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及至秦中一
國之幣爲三等黃金以溢名爲上幣銅錢識曰半兩

重如其文爲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爲器飾寶藏不爲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於是外攘夷狄內興功業海內之士力耕不足糧饟女子紡績不足衣服古者嘗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上猶自以爲不足也無異故云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哉

世家

吳

太史公曰孔子言太伯可謂至德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余讀春秋古文乃知中國之虞與荆蠻勾吳兄弟也延陵季子之仁心慕義無窮見微而知

清濁嗚呼又何其閱覽博物君子也

齊

太史公曰吾適齊自泰山屬之琅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闊達多匿知其天性也太公之聖建國本桓公之盛脩善政以爲諸侯會盟稱伯不亦宜乎洋洋哉固大國之風也

魯

太史公曰余聞孔子稱曰甚矣魯道之衰也洙泗之間斷斷如也觀慶父及叔牙閔公之際何其亂也隱桓之事襄仲殺適立庶三家北面爲臣親攻昭公昭

公以奔至其揖讓之禮則從矣而行事何其戾也

燕

太史公曰召公奭可謂仁矣甘棠且思之况其人乎燕北迫蠻貉內措齊晉崎嶇疆國之間最爲弱小幾滅者數矣然社稷血食者八九百載於姬姓獨後亡豈非召公之遺烈耶

曹

太史公曰余尋曹共公之不用僖負羈乃乘軒者三百人知唯德之不建及振鐸之夢豈不欲引曹之祀者哉如公孫疆不脩厥政叔鐸之祀忽諸

陳杞

太史公曰舜之德可謂至矣禪位於夏而後世血食者歷三代及楚滅陳而田常得政於齊卒爲建國百世不絕苗裔茲茲有土者不乏焉至禹於周則杞微甚不足數也楚惠王滅杞其後越王勾踐興

衛

太史公曰余讀世家言至於宣公之太子以婦見誅弟壽爭死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同俱惡傷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殺兄弟相滅亦獨何哉

宋

太史公曰孔子稱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殷有三仁焉春秋譏宋之亂自宣公廢太子而立弟國以不寧者十世襄公之時修行仁義欲爲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襄公旣敗於泓而君子或以爲多傷中國闕禮義哀之也宋襄之有禮讓也

晉

太史公曰晉文公古所謂明君也亡居外十九年至困約及卽位而行賞尚忘介子推况驕主乎靈公旣弑其後成景致嚴至厲大刻大夫懼誅禍作悼公以後日衰六卿專權故君道之御其臣下固不易哉

楚

太史公曰楚靈王方會諸侯於申誅齊慶封作章華臺求周九鼎之時志小天下及餓死于申亥之家爲天下笑操行之不得悲夫勢之於人也可不慎與棄疾以亂立嬖淫秦女甚乎哉幾再亡國

越

太史公曰禹之功大矣漸九川定九州至于今諸夏艾安及苗裔勾踐苦身隳思終滅疆吳北觀兵中國

以尊周室號稱霸王勾踐可不謂賢哉蓋有禹之遺烈焉范蠡三遷皆有榮名名垂後世臣主若此欲母顯得乎

鄭

太史公曰語有之以權利合者權利盡而交踈甫瑕是也甫瑕雖以劫殺鄭子內厲公厲公終背而殺之此與晉之里克何異守節如荀息身死而不能存奚齊變所從來亦多故矣

趙

太史公曰吾聞馮王孫曰趙王遷其母倡也嬖於悼

襄王悼襄王廢適子嘉而立遷遷素無行信讒故誅其良將李牧用郭開豈不謬哉秦既虜遷趙之亡大夫共立嘉爲王王代六歲秦進兵破嘉遂滅趙以爲郡

魏

太史公曰吾適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溝而灌大梁三月城壞王請降遂滅魏說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國削弱至於亡余以爲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內其業未成魏雖得阿衡之佐曷益乎

韓

太史公曰韓厥之感晉景公紹趙孤之子武以威程
嬰公孫杵臼之義此天下之陰德也韓氏之功於晉
未覩其大者也然與趙魏終爲諸侯十餘世宜乎哉

田敬仲

太史公曰蓋孔子晚而喜易易之爲術幽明遠矣非
通人達才孰能注意焉故周太史之卦田敬仲完占
至十世之後及完奔齊懿仲卜之亦云田乞及常所
以比犯二君專齊國之政非必事勢之漸然也蓋若
遵厭兆祥云

孔子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
心嚮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爲人適魯觀仲尼廟
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
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
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
六藝者折衷於夫子可謂至聖矣

外戚世家總叙

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內德茂也蓋
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興也以塗山而桀之放也以
末喜殷之興也以有娀紂之殺也嬖妲已周之興也

以姜原及大任而幽王之禽也淫於褒姒故易基乾
坤詩始關雎書美釐降春秋譏不親迎夫婦之際人
道之大倫也禮之用唯婚姻爲兢兢夫樂調而四時
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可不慎與人能弘道無如
命何甚哉妃匹之愛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
於子況卑下乎旣驩合矣或不能成子姓能成子姓
矣或不能要其終豈非命也哉孔子罕稱命蓋難言
之也非通幽明之變惡能識乎性命哉

太史公曰秦以前尚略矣其詳靡得而記焉

楚元王

太史公曰國之將興必有禎祥君子用而小人退國
之將亡賢人隱亂臣貴使楚王戊母刑申公遵其言
趙任防與先生豈有篡殺之謀爲天下僂哉賢人乎
賢人乎非質有其內惡能用之哉甚矣安危在出令
存亡在所任誠哉是言也

荆燕

太史公曰荆王王也由漢初定天下未集故劉賈雖
屬踈然以策爲王填江淮之間劉澤之王權激呂氏
然劉澤卒南面稱孤者三世事發相重豈不爲偉乎

齊悼惠王

太史公曰諸侯大國無過齊悼惠王以海內初定子弟少激秦之無尺土封故大封同姓以填萬民之心及後分裂固其理也

蕭相國

太史公曰蕭相國何於秦時爲刀筆吏錄錄未有竒節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謹守管籥因民之疾奉法順流與之更始淮陰黥布等皆以誅滅而何之勲爛焉位冠群臣聲施後世與閔天散宜生等爭烈矣

曹相國

太史公曰曹相國參攻城野戰之功所以能多若此者以與淮陰侯俱及信已滅而列侯成功唯獨參擅其名參爲漢相國清靜極言合道然百姓離秦之酷後參與休息無爲故天下俱稱其美矣

留侯

太史公曰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必物至如留侯所見老父子書亦可怪矣高祖離國之數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豈可謂非天乎上曰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千里外吾不如子房余以爲其人計魁梧竒偉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蓋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

陳丞相

太史公曰陳丞相平少時本好黃帝老子之術方其
割肉俎上之時其意固已遠矣傾側擾攘楚魏之間
卒歸高帝常出奇計救紛糾之難振國家之患及呂
后時事多故矣然平竟自脫定宗廟以榮名終稱賢
相豈不善始善終哉非知謀孰能當此者乎

絳侯

太史公曰絳侯周勃始爲布衣時鄙朴人也才能不
過凡庸及從高祖定天下在將相位諸呂欲作亂勃
匡國家難復之乎正雖伊尹周公何以加哉亞夫之
用兵持威重執堅刃穰苴曷有加焉足已而不學守
節不遜終以窮困悲夫

梁孝王

太史公曰梁孝王雖以親愛之故王膏腴之地然會
漢家隆盛百姓殷富故能植其財貨廣宮室車服擬
於天子然亦僭矣

五宗

太史公曰高祖時諸侯皆賦得自除內史以下漢獨
爲置丞相黃金印諸侯自除御史廷尉正博士擬於
天子自吳楚反後五宗王世漢爲置二千石去丞相

曰相銀印諸侯獨得食租稅奪之權其後諸侯貧者或乘牛車也

三王

太史公曰古人有言曰愛之欲其富親之欲其貴故王者疆土建國封立子弟所以褒親親序骨肉尊先祖貴支體廣同姓於天下也是以形勢疆而王室安自古至今所由來久矣非有異也故弗論著也燕齊之事無足采者然封立三王天子恭讓羣臣守義文辭爛然甚可觀也是以附之世家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一終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二

史記

漢 太史 令 龍門 司 馬 遷 譔

皇明贈中書舍人廬陵文學彭以明輯 男惟成校
列傳

伯夷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耻之逃隱及夏之時有

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
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
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慨見何哉
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
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

管仲晏嬰

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
子春秋詳哉其言之也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
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管仲
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爲周道衰微桓公既
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語曰將順其美匡救其
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豈管仲之謂乎方晏子伏莊公
尸哭之成禮然後去豈所謂見義不爲無勇者邪至
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
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爲之執鞭所忻慕焉

申不害韓非

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爲故著
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
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
其極慘礪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

司馬穰苴

太史公曰余讀司馬兵法闕廓深遠雖三伐征代未能竟其義如其文也亦少褻矣若夫穰苴區區爲小國行師何暇及司馬兵法之揖讓乎世旣多司馬兵法以故不論著穰苴之列傳焉

孫武吳起

太史公曰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吳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論論其行事所施設者語曰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孫子籌策龐涓明矣然不能蚤救患於被刑吳起說武侯以形勢不邀

德然行之於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軀悲夫

伍子胥

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於臣下况同列乎向令伍子胥從奢俱死何異螻蟻棄小義雪大耻名垂於後世悲夫方子胥窘於江上道乞食志豈嘗須臾忘郢邪故隱忍就功名非烈士夫孰能致此哉白公如不自立爲君者其功謀亦不可勝道者哉

仲尼弟子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譽者或過其實毀

者或損其真鈞之未覩厥容貌則論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論語弟子問并次爲篇疑者闕焉

商君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于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邛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

蘇秦

太史公曰蘇秦兄弟三人皆游說諸侯以顯名其術長於權變而蘇秦被反間以死天下共笑之諱學其術然世言蘇秦多異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夫蘇秦起閭閻連六國從親此其智有過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時序毋令獨蒙惡聲焉

張儀

太史公曰三晉多權變之士夫言從衡疆秦者大抵皆三晉之人也夫張儀之行事甚於蘇秦然世惡蘇秦者以其先死而儀振暴其短以扶其說成其衡道要之此兩人真傾危之士哉

樗里子甘茂

太史公曰樗里子以骨肉重固其理而秦人稱其智故頗采焉甘茂起下蔡閭閻顯名諸侯重疆齊楚甘羅年少然出一奇計聲稱後世雖非篤行之君子然亦戰國之策士也方秦之疆時天下尤趨謀詐哉

穰侯

太史公曰穰侯昭王親舅也而秦所以東益地弱諸侯嘗稱帝於天下天下皆西鄉稽首者穰侯之功也及其貴極富溢一夫開說身折勢奪而以憂死况於羈旅之臣乎

白起王翦

太史公曰鄙語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白起料敵合變出奇無窮聲震天下然不能救患於應侯王翦爲秦將夷六國當是時翦爲宿將始皇師之然不能輔秦建德固其根本偷合取容以至切身及孫王離爲項羽所虜不亦宜乎彼各有所短也

孟子荀卿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

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

孟嘗君

太史公曰吾嘗過薛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與鄒魯殊問其故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姦人入薛中蓋六萬餘家矣世之傳孟嘗君好客自喜名不虛矣

平原君虞卿

太史公曰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然未睹大體鄙語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貪馮亭邪說使趙陷長平兵四十餘萬衆邯鄲幾亡虞卿料事揣情為趙畫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齊卒困於大梁庸夫且知其

不可况賢人乎然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云

信陵君

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巖穴隱者不耻下交有以也名冠諸侯不虛耳高祖每過之而令民奉祀不絕也

春申君

太史公曰吾適楚觀春申君故城宮室盛矣哉初春申君之說秦昭王及出身遣太子歸何其智之明也

後制於李園旄矣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春申君
失朱英之謂邪

范睢蔡澤

太史公曰韓子稱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信哉是言也
范睢蔡澤世所謂一切辯士然游說諸侯至白首無
所遇者非計策之拙所爲說力少也及二人羈旅入
秦繼踵取卿相垂功於天下者固疆弱之勢異也然
士亦有偶合賢者多如此二子不得盡意豈可勝道
哉然二子不困厄惡能激乎

樂毅

太史公曰始齊之蒯通及公主父偃讀樂毅之報燕王
書未嘗不廢書而泣也樂毅小臣公學黃帝老子其本師
號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
期生教毛翁公毛翁公教樂瑕公樂瑕公教樂臣公
樂臣公教蓋公蓋公教於齊高密膠西爲曹相國師

廉頗藺相如

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一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藺相
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
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退而讓頗名重
太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

田單

太史公曰兵以正合以奇勝善之者出奇無窮奇正還相生如環之無端夫始如處女適人開戶後如脫兔適不及距其田單之謂邪

魯仲連鄒陽

太史公曰魯連其指意雖不合大義然余多其在布衣之位蕩然肆志不詘於諸侯談說於當世折卿相之權鄒陽辭雖不遜然其比物連類有足悲者亦可謂抗直不撓矣吾是以附之列傳焉

屈原賈誼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爲人及見賈生弔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服鳥賦生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呂不韋

太史公曰不韋及嫪毐貴封號文信侯人之告嫪毐毐聞之秦王驗左右未發上之雍郊毐恐禍起乃與黨謀矯太后璽發卒以反斬年宮發吏攻毐毐敗亡走追斬之好時遂滅其宗而呂不韋由此絀矣孔子之所謂聞者其呂子乎

刺客

太史公曰世言荆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角也太過又言荆軻傷秦王皆非也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游具知其事爲余道之如是自曹沫至荆軻五人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較然不欺其志名垂後世豈妄也哉

李斯

太史公曰李斯以閭閻歷諸侯入事秦因以瑕釁以輔始皇卒成帝業斯爲一二公可謂尊用矣斯知六藝之歸不務明政以補主上之缺持爵祿之重阿順苟合嚴威酷刑聽高邪說廢適立庶諸侯已畔斯乃欲諫爭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極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與俗議異不然斯之功且與周召列矣

蒙恬

太史公曰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爲秦築長城亭障塹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夷傷者未瘳而恬爲名將不以此時疆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修衆庶之和而阿意興功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脈哉

張耳陳餘

太史公曰張耳陳餘世傳所稱賢者其賓客廝後莫非天下俊桀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然張耳陳餘始居約時相然信以死豈顧問哉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何鄉者相慕用之誠後相倍之矣也豈非以利哉名譽雖高賓客雖盛所由殆與太伯延陵季子異矣

魏豹彭越

太史公曰魏豹彭越雖故賤然已席卷千里南面稱孤喋血乘勝日有聞矣懷畔逆之意及敗不死而虜囚身被刑戮何哉中材已上且羞其行況王者乎彼無異故智略絕人獨患無身耳得攝尺寸之柄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辭云

英布

太史公曰英布者其先豈春秋所見楚滅英六皐陶之後哉身被刑法何其拔興之暴也項氏之所坑殺人以千萬數而布常爲首虐功冠諸侯用此得王亦不免於身爲世大僂禍之興自愛姬殖妬媚生患竟以滅國

淮陰侯

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爲余言韓信雖爲布衣

時其志與衆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
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冢良然假令韓信學道
謙讓不伐已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勲可以
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
集乃謀畔逾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韓王信盧縮陳豨

太史公曰韓信盧縮非素積德累善之世徼一時權
變以詐力成功遭漢初定故得列地南面稱孤內見
疑疆大外倚蠻貊以爲援是以日蹙自危事窮智困
卒赴匈奴豈不哀哉陳豨梁人其少時數稱慕魏公
子及將軍守邊招致賓客而下士名聲過實周昌疑
之疵瑕頗起懼禍及身邪人進說遂陷無道於戲悲
夫夫計之生孰成敗於人也深矣

田儼

太史公曰甚矣蒯通之謀亂齊驕淮陰其卒亡此兩
人蒯通者善爲長短說論戰國之權變爲八十一首
通善齊人安期生安期生嘗干項羽項羽不能用其
策已而項羽欲封此兩人兩人終不肯受亡去田橫
之高節賓客慕義而從橫死豈非至賢余因而列焉
無不善畫者莫能圖何哉

樊噲酈商夏侯嬰灌嬰

太史公曰吾適豐沛問其遺老觀故蕭曹樊噲滕公之家及其素異哉所聞方其鼓刀屠狗賣繒之時豈自知附驥之尾垂名漢庭德流子孫哉余與他廣通爲言高祖功臣之興時若此云

張蒼周昌任敖申屠嘉

太史公曰張蒼文學律曆爲漢名相而絀賈生公孫臣等言正朔服色事而不遵明用秦之顓頊曆何哉周昌木疆人也任敖以舊德用申屠嘉可謂剛毅守節矣然無術學殆與蕭曹陳平異矣

韋丞相等傳

深惟士之游宦所以至封侯者微甚然多至御史大夫卽去者諸爲大夫而丞相次也其心冀幸丞相物故也或乃陰私相毀害欲代之然守之日久不得或爲之日少而得之至于封侯真命也夫御史大夫鄭君守之數年不得匡君居之未滿歲而韋丞相死卽代之矣豈可以智巧得哉多有賢聖之才困厄不得者衆甚也

酈食其陸賈

太史公曰世之傳酈生書多曰漢王已拔三秦東擊

項籍而引軍於鞏洛之間酈生被儒衣往說漢王迺
非也自沛公未入關與項羽別而至高陽得酈生兄
弟今讀陸生新語書十二篇固當世之辯士至平原
君子與余善是以得具論之

傳寬斬歙周繆

太史公曰陽陵侯傳寬信武侯斬歙皆高爵從高祖
起山東項籍誅殺名將破軍降城以十數未嘗困辱
此亦天授也蒯成侯周繆操心堅正身不見疑上欲
有所之未嘗不垂涕此有傷心者然可謂篤厚君子
矣

劉敬叔孫通

太史公曰語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臺榭之榱
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際非一士之智也信哉高祖
起微細定海內謀計用兵可謂盡之矣然 而劉敬
脫輓輅一說建萬世之安智豈可專邪叔孫通希世
度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卒為漢家儒宗大直若拙
道固委蛇蓋謂是乎

袁盎晁錯

太史公曰袁盎雖不好學亦善傳會仁心為質引義
忼慨遭孝文初立資適逢世時以變易及吳楚一說

說雖行哉然復不遂好聲矜賢竟以名敗晁錯為家
令時數言事不用後擅權多所變更諸侯發難不急
臣救欲報私讎反以亡軀語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亡
豈錯等謂邪

張釋之馮唐

太史公曰張季之言長者守法不阿意馮公之論將
率有味哉有味哉語曰不知其人視其友二君之所
稱誦可著廊廟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不黨不偏
王道便便張季馮公近之矣

萬石張叔

太史公曰仲尼有言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其
萬石建陵張叔之謂邪是以其教不肅而成不嚴而
治塞侯微巧而周文處調君子譏之為其近於佞也
然斯可謂篤行君子矣

田叔

太史公曰孔子稱曰君是國必聞其政田叔之謂乎
義不忘賢明主之美以救過仁與余善余故并論之

扁鵲倉公

太史公曰女無美惡居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
疑故扁鵲以其伎見殃倉公乃匿迹自隱而當刑緹

縈通尺牘父得以後寧故老子曰美好者不祥之器
豈謂扁鵲等邪若倉公者可謂近之矣

吳王濞

太史公曰吳王之王由父省也能薄賦歛使其衆以
擅山海利逾亂之萌自其子興爭技發難卒亡其本
親越謀宗竟以夷隕鼃錯爲國遠慮禍反近身袁盎
權說初寵後辱故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山海不以
封母親夷狄以疏其屬蓋謂吳邪毋爲權首反受其
咎豈盎錯邪

竇嬰灌夫

太史公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策
而名顯魏其之舉以吳楚武安之貴在日月之際然
魏其誠不知時變灌夫無術而不遜兩人相翼乃成
禍亂武安負貴而好權杯酒責望陷彼兩賢嗚呼哀
哉遷怒及人命亦不延衆庶不載竟被惡言嗚呼哀
哉禍所從來矣

韓安國

太史公曰余與壺遂定律歷觀韓長孺之義壺遂之
深中隱厚世之言梁多長者不虛哉壺遂官至詹事
天子方倚以爲漢相會遂率不然壺遂之內廉行脩

斯鞠躬君子也

李廣

太史公曰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李將軍之謂也余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爲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論大也

季布樂布

大史公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於楚身屢典軍搴旗者數矣可謂壯士然被刑戮爲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爲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非能勇也其計畫無復之耳樂布哭彭越趣湯如歸者彼誠知所處不自重其死雖往古烈士何以加哉

列傳

匈奴

太史公曰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間則章至定哀之際則微爲其卽切當世之文而罔褒忌諱之辭也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微一時之權而務調納其說以便

偏指不參彼已將率席中國廣大氣奮人主因以映
策是以建功不深堯雖賢興事業不成得禹而九州
寧且欲興聖統唯在擇任將相哉唯在擇任將相哉
衛青霍去病
太史公曰蘇建語余曰吾嘗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
下之賢大夫毋稱焉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擇賢
者勉之哉大將軍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
嘗切齒彼親附士大夫招賢絀不肖者人主之柄也
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驃騎亦放此意其爲
將如此

公孫弘

太史公曰公孫弘行義雖修然亦遇時漢興八十餘
年矣上方鄉文學招俊乂以廣儒墨弘爲舉首主父
偃當路諸公皆譽之及名敗身誅士爭言其惡悲夫
太皇太后詔大司徒大司空蓋聞治國之道富民爲
始富民之要在於節儉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
禮與奢也寧儉昔者管仲相齊桓霸諸侯有九合一
匡之功而仲尼謂之不知禮以其奢泰侈擬於君故
也夏禹卑宮室惡衣服後聖不循由此言之始之盛
也德優矣莫高於儉儉化俗民則尊卑之序得而骨

肉之恩親爭訟之原息斯乃家給人足刑措之本也
歟可不務哉夫三公者百寮之率萬民之表也未有
樹直表而得曲影者也孔子不云乎子率而正孰敢
不正舉善而教不能則勸維漢興以來股肱宰臣身
行儉約輕財重義較然著明未有若效丞相平津侯
公孫弘者也位在丞相而爲布被脫粟之飯不過一
肉故人所善賓客皆分奉祿以給之無有所餘誠內
自克約而外從制汲黯詰之乃聞干朝此可謂減於
制度而可施行者也德優則行否則止與內奢泰而
外爲詭服以釣虛譽者殊科以病乞骸骨孝武皇帝

卽制曰賞有功褒有德善善惡惡君宜知之其省思
慮存精神輔以醫藥賜告治病牛酒羅帛居數月有
瘳視事至元狩二年竟以善終至相卽位夫知臣莫若
君此其效也弘子度嗣爵後爲山隴太守坐法失侯
夫表德章義所以率俗厲化聖王之制不易之道也
其賜弘後子孫之次當爲後者爵關內侯食邑三百
戶徵詣公車上名尚書朕親臨拜焉

南越尉佗

太史公曰尉佗之王本由任囂遭漢初定列爲諸侯
隆慮離溼疫佗得以益驕甌駱相攻南越動搖漢兵

臨境嬰齊入朝其後亡國徵自穆女呂嘉小忠令佗
無後樓船從欲怠傲失惑伏波困窮智慮愈殖因禍
爲福成敗之轉譬若糾墨

東越

太史公曰越雖蠻夷其先豈嘗有大功德於民哉何
其久也歷數代嘗爲君王句踐一稱伯然餘善至大
逆滅國遷衆其先苗裔繇王居股等猶尚封爲萬戶
侯由此知越世世爲公侯矣蓋禹之餘烈也

朝鮮

太史公曰右渠負固國以絕祀涉何誣功爲兵發首
樓船將狹及難離咎悔失番禺乃反見疑荀彘爭勞
與遂皆誅兩軍俱辱將率莫侯矣

西南夷

太史公曰楚之先豈有天祿哉在周爲文王師封楚
及周之衰地稱五千里秦滅諸侯唯楚苗裔尚有滇
王漢誅西南夷國多滅矣唯滇復爲寵王然南夷之
端見枸醬番禺大夏杖邛竹西夷後揃剽分二方卒
爲七郡

司馬相如

太史公曰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之以顯大雅言王

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已之得失其流及上所以言雖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其要歸引之節儉此與詩之風諫何異楊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風一猶馳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虧乎余采其語可論者著于篇

淮南衡山王

太史公曰詩之所謂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信哉是也淮南衡山親為骨肉疆土千里列為諸侯不務遵蕃臣職以承輔天子而專挾邪辟之計謀為畔逆仍父子再亡國各不終其身為天下笑此非獨王過也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也夫荆楚僇勇輕悍好作亂乃自古記之矣

循吏

太史公曰法令所以導民也刑罰所以禁姦也文武不備良民懼然身脩者官未曾亂也奉職循理亦可以為治何必威嚴哉

汲黯鄭當時

太史公曰夫以汲鄭之賢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則否况眾人乎下邳翟公有言始翟公為廷尉賓客闐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翟公復為廷尉賓客欲往翟

公乃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汲鄭亦云悲夫

儒林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關雎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疆國故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詔三月不知肉味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餘君無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

禮法萬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爲師傳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于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于子夏之倫爲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于始皇天下並爭于戰國儒術旣絀焉然齊魯之間學者獨不廢也至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于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六藝從此缺焉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氏之

禮器往歸陳王於是孔甲爲陳涉博士卒與涉俱死
陳涉起匹夫驅瓦合適戍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
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
往委質爲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于陳
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
習禮樂絃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
國哉故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
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齊魯之間於文學自古以
來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修其經藝講習
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爲太常諸生弟

子共定者咸爲選首於是喟然歎興於學然尚有干
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
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特頗徵用然孝文帝本好
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
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今上卽位趙
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
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
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
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
於趙自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爲丞相黜

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爲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公孫弘爲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請曰丞相御史言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興禮以爲天下先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廣賢材焉謹與太常臧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

師始由內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修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請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爲郎中者太常籍奏卽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

諸不稱者罰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淺聞不能究宣無以明布諭下治禮次治掌故以文學禮義爲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比百石已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若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請著功令佗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

酷吏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姦僞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爲圜斲雕而爲朴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姦黎民艾安由是觀之在彼

不在此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刻轅宗室侵辱功臣
呂氏已敗遂禽侯封之家孝景時鼂錯以刻深頗用
術輔其資出七國之亂發怒於錯錯卒以被戮其後
有郅都寧成之屬

大宛

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
餘里日月所相辟隱爲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今
自張騫使大夏之後也窮河源惡睹本紀所謂崑崙
者于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
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游俠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
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
主功名俱著於春秋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問
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
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蔬食不厭
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
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
其軀赴士之阨困旣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
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

史公曰昔者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傳說匿於傅險呂尚困于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菑况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嚮其利者爲有德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跼蹐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沈浮而取榮名哉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爲死不顧世此亦有所

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間者邪誠使鄉曲之俠予季次原憲此權量力効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比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閭巷之俠脩行砥名聲施于天下莫不稱賢是爲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

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罔然其私義廉潔退讓有足
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疆比周設財
後貧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
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
類而共笑之也

佞幸

諺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固無虛言非獨
女以色媚而士宦亦有之昔以色幸者多矣至漢興
高祖至暴抗也然籍孺以佞幸孝惠時有閔孺此兩
人非有材能徒以婉佞貴幸與上臥起公卿皆因關
說故孝惠時卽侍中皆冠鷄鶡貝帶傅脂粉化閔籍
之屬也兩人徙家安陵孝文時中寵臣士人則鄧通
宦者則趙同北宮伯子北宮伯子以愛人長者而趙
同以星氣幸常爲文帝參乘鄧通無伎能

滑稽

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音以道
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義

太史公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以解

紛

日者

之徒雖時杆當世之文罔然其私義廉潔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疆比周設財後貧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倭幸

諺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固無虛言非獨女以色媚而士宦亦有之昔以色幸者多矣至漢興高祖至暴抗也然籍孺以倭幸孝惠時有閼孺此兩人非有材能徒以婉倭貴幸與上臥起公卿皆囚關說故孝惠時卽侍中皆冠鷄鶉貝帶傅脂粉化閱籍之屬也兩人徙家安陵孝文時中寵臣士人則鄧通宦者則趙同北宮伯子北宮伯子以愛人長者而趙同以星氣幸常爲文帝參乘鄧通無伎能

滑稽

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義

太史公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以解

紛

日者

太史公曰古者卜人所以不載者多不見于篇及至司馬季主余志而著之

龜策

太史公曰自古聖王將建國受命與動事業何嘗不寶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記已自三代之興各據禎祥塗山之兆從而夏啓世飛燕之卜順故殷興百穀之筮吉故周王王者決定諸疑參以卜筮斷以著龜不易之道也蠻夷氏羌雖無君臣之序亦有決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國不同俗然皆可以戰伐攻擊推兵求勝各信其神以知來事略聞夏殷欲

卜者乃取著龜已則棄去之以爲龜藏則不靈著久則不神至周室之卜官常寶藏著龜又其大小先後各有所尚要其歸等耳或以爲聖王遭事無不定決疑無不見其設稽神求問之道者以爲後世衰微愚不師智人各自安化分爲百室道散而無垠故推歸之至微要潔於精神也或以爲昆蟲之所長聖人不能與爭其處吉凶別然否多中於人至高祖時因秦太卜官天下始定兵革未息及孝惠享國日少呂后女主孝文孝景因襲掌故未遑講試雖父子疇官世世相傳其精微深妙多所遺失至今上卽位博開藝

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通一伎之士咸得自効絕倫
超竒者爲右無所阿私數年之間太卜大集會上欲
擊匈奴西攘大宛南收百越卜筮至預見表象先圖
其利及猛將推鋒執節獲勝於彼而著龜時日亦有
力於此上尤加意賞賜至或數千萬如丘子明之屬
富溢貴寵傾于朝廷至以上筮射蠱道巫蠱時或頗
中素有睚眦不快因公行誅恣意所傷以破族滅門
者不可勝數百僚蕩恐皆曰龜策能言後事覺軒窮
亦誅三族夫撻策定數灼龜觀兆變化無窮是以擇
賢而用占焉可謂聖人重事者乎周公卜三龜而武

王有瘳紂爲暴虐而元龜不占晉文將定襄王之位
卜得黃帝之兆卒受彤弓之命獻公貪驪姬之色卜
而兆有口象其禍竟流五世楚靈將背周室卜而龜
逾終被乾溪之敗兆應信誠於內而時人明察見之
於外可不謂兩合者哉君子謂夫輕卜筮無神明者
悖背人道信禎祥者鬼神不得其正故書建稽疑五
謀而卜筮居其二五占從其多明有而不專之道也
余至江南觀其行事問其長老云龜千歲乃遊蓮葉
之上蒼百莖共一根又其所生獸無虎狼草無毒螫
江傍人家常畜龜飲食之以爲能導引致氣有益於

助衰養老豈不信哉

貨殖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爲務輓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

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夫山西饒材竹穀

纊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柘梓薑桂金錫連丹砂犀瑋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碁置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

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
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
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
於營丘地瀉鹵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工極技巧
通魚鹽則人物歸之襁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
下海岱之間歛袂而往朝焉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
設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
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疆
至於威宣也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
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
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
義附焉富者得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
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空言也故
曰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攘攘皆爲利往夫千乘
之王萬家之侯百里之君尚猶患貧而况匹夫編戶
之民乎

自叙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
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
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

焉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爲而作春秋哉太史公
曰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
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
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
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
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
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
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
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
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

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
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
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
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
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
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
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
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
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
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

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
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
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爲善爲之不知其義被之
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
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
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
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
之太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
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
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

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
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
唯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
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
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
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
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
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
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耻主上明聖而德不布
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

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
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
於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
之禍幽於縲紲乃喟然而嘆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
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
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陳
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
子臆脚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
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
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

是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自黃帝始

太史公曰余述歷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百三十篇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二終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三

前漢書

漢 蘭臺 令 史 安 陵 班 固 撰

皇明贈中書舍人廬陵文學彭以明輯 男惟成校

本紀

高祖

贊曰春秋晉史蔡墨有言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
學擾龍事孔甲范氏其後也而大夫范宣子亦曰祖
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
在周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氏范氏為晉士師魯
文公世奔秦後歸于晉其處者為劉氏劉向云戰國

時劉氏自秦獲於魏秦滅魏遷大梁都于豐故周市說雍齒曰豐故梁徙也是以頌高祖云漢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劉涉魏而東遂爲豐公豐公蓋太上皇父其遷日淺墳墓在豐鮮焉及高祖卽位置祠祀官則有秦晉梁荆之巫世祠天地綴之以祀豈不信哉由是推之漢承堯運德祚已盛斷蛇著符旗幟上赤協于火德自然之應得天統矣

惠帝

贊曰孝惠內修親親外禮宰相優寵齊悼趙隱恩敬篤矣聞叔孫通之諫則懼然納曹相國之對而心說可謂寬仁之主遭呂太后虧損至德悲夫

高后

贊曰孝惠高后之時海內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無爲故惠帝拱已高后女主制政不出房闈而天下晏然刑罰罕用民務稼穡衣食滋殖

文帝

贊曰孝文皇帝卽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爲身衣弋絺所幸慎夫人衣不

曳地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朴爲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爲飾因其山不起墳南越尉佗自立爲帝召貴佗兄弟以德懷之佗遂稱臣與匈奴結和親後而背約入盜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恐煩百姓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羣臣袁盎等諫說雖切常假借納用焉張武等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以媿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嗚呼仁哉

景帝

贊曰孔子稱斯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周秦之敝罔密文峻而姦軌不勝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間至于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

武帝

贊曰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于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疇咨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歷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禮百神紹周後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後嗣得遵洪業

而有三代之風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
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

昭帝

贊曰昔周成以孺子繼統而有管蔡四國流言之變
孝昭幼年卽位亦有燕蓋上官逾亂之謀成王不疑
周公孝昭委任霍光各因其時以成名大矣哉承孝
武奢侈餘敝師旅之後海內虛耗戶口減半光知時
務之要輕繇薄賦與民休息至始元元鳳之間匈奴
和親百姓克實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議鹽鐵而
罷榷酤尊號曰昭不亦宜乎

宣帝

贊曰孝宣之治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政事文學法理
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間鮮能
及之亦足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也遭值匈奴乖
亂推亡固存信威北夷單于慕義稽首稱藩功光祖
宗業垂後嗣可謂中興侔德殷宗周宣矣

元帝

贊曰臣外祖兄弟爲元帝侍中語臣曰元帝多材執
善史書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分刖節度窮
極幼眇少而好儒及卽位徵用儒生委之以政貢薛

帝匡迭爲宰相而上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
衰焉然寬弘盡下出於恭儉號令溫雅有古之風烈
也

成帝

贊曰臣之姑克後宮爲婕妤父子昆弟侍帷幄數爲
臣言成帝善修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
指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者矣博
覽古今容受直辭公卿稱職奏議可述遭世承平上
下和睦然湛于酒色趙氏亂內外家擅朝言之可爲
於邑建始以來王氏始執國命哀平短祚莽遂篡位

蓋其威福所由來者漸矣

哀帝

贊曰孝哀自爲藩王及克太子之宮文辭博敏幼有
令聞睹孝成世祿去王室權柄外移是故臨朝屢誅
大臣欲疆主威以則武宣雅性不好聲色時覽卜射
武戲卽位痿痺末年竊劇饗國不末哀哉

平帝

贊曰孝平之世政由莽出褒善顯功以自尊盛觀其
文辭方外百蠻亡思不服休徵嘉應頌聲並作至乎
變異見於上民怨于下莽亦不能文也

表

異姓諸王表

昔詩書述虞夏之際舜禹受禪積德累功洽于百姓攝位行政考之于天經數十年然後在位殷周之王乃繇高稷修仁行義歷十餘世至于湯武然後放殺秦起襄公章文繆獻孝昭嚴稍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廼并天下以德若彼用力如此其難難也秦既稱帝患周之敗以爲起於處士橫議諸侯力爭四夷交侵以弱見奪於是削去五等墮城銷刃箝語燒書內鋤雄俊外攘胡粵用壹威權爲萬世安然十餘年間猛敵橫發乎不虞適戍疆於五伯閭閻偪於戎狄嚮應瘠於謗議奮臂威於甲兵鄉秦之禁適所以資豪桀而速自斃也是以漢亡尺土之階繇一劍之任五載而成帝業書傳所記未嘗有焉何則古世相革皆承聖王之烈今漢獨收孤秦之弊鑄金石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其執然也故據漢受命譜十八王月而列之天下一統廼以年數訖于孝文異姓盡矣

諸侯王表

昔周監於二代三聖制法立爵五等封國八百同姓

五十有餘周公康叔建於魯衛各數百里太公於齊亦五侯九伯之地詩載其制曰介人維蕃太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所以親親賢賢褒表功德關諸盛衰深根固本爲不可拔者也故盛則周邵相其治致刑錯臬則五伯扶其弱與共守自幽平之後日以陵夷至虜隄陘河洛之間分爲二周有逃責之臺被竊鉢之言然天下爲之共主疆大弗之敢傾歷載八百餘年數極德盡旣於王赧降爲庶人用天年終號位已絕於天下尚猶枝葉相持莫得居其虛位海內無主三十

餘年秦據執勝之地騁狙詐之兵蠶食山東膏切取勝因矜其所習自任私知姍笑三代盪滅古法竊自號爲皇帝而子弟爲匹夫內亡骨肉本根之輔外亡尺土藩翼之衛陳吳奮其白梃劉項隨而斃之故曰周過其歷秦不及期國執然也漢興之初海內新定同姓寡少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剖裂疆土立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有餘邑尊王子弟大啟九國自鴈門以東盡遼陽爲燕代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漸于海爲齊趙穀泗以往奄有龜蒙爲梁楚東帶江湖薄會稽爲荆吳北界淮瀕略廬衡爲淮南波漢

之陽亘九疑爲長沙諸侯北境周市三垂外接胡越
天子自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巴蜀
北自雲中至隴西與京師內史凡十五郡公主列侯
頗邑其中而藩國大者夸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
官同制京師可謂橋枉過其正矣雖然高祖創業日
不暇給孝惠享國又淺高后女主攝位而海內晏如
亡狂狡之憂卒折諸呂之難成太宗之業者亦賴之
於諸侯也然諸侯原本以大末流濫以致溢小者淫
荒越法大者睽孤橫逆以害身喪國故文帝采賈生
之議分齊趙景帝用鼂錯之計削吳楚武帝施主父
之冊下推恩之令使諸侯王得分戶邑以封子弟不
行黜陟而藩國自析自此以來齊分爲七趙分爲六
梁分爲五淮南分爲三皇子始立者大國不過十餘
城長沙燕代雖有舊名皆亡南北邊矣景遭七國之
難抑損諸侯減黜其官武有衡山淮南之謀作左官
之律設附益之法諸侯惟得衣食稅租不與政事至
于哀平之際皆繼體苗裔親屬踈遠生於帷牆之中
不爲士民所尊執與富室亡異而本朝短世國統三
絕是故王莽知漢中外殫微本末俱弱亡所忌憚生
其姦心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顯作威福廟堂之

上不降階序而運天下詐謀旣成遂據南面之尊分遣五威之吏馳傳天下班行符命漢諸侯王厥角稽首奉上璽韞惟恐在後或廼稱美頌德以求容媚豈不哀哉是以究其終始疆弱之變明鑒戒焉

王子侯表

孝元之世亡王子侯者盛衰終始豈非命哉元始之際王莽擅朝僞褒宗室侯及王之孫焉居攝而愈多非其正故弗錄旋踵亦絕悲夫

高惠高后文功臣表

自古帝王之興曷嘗不建輔弼之臣所與共成天功

者乎漢興自秦二世元年之秋楚陳之歲初以沛公總帥雄俊三年然後西滅秦立漢王之號五年東克項羽卽皇帝位八載而天下廼平始論功而定封訖十二年侯者百四十有三人時大城名都民人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裁什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存爰及苗裔於是申以丹書信重以白馬之盟又作十八侯之位次高后二年復詔丞相陳平盡差列侯之功錄第下竟藏諸宗廟副在有司始未嘗不欲固根本而枝葉稍落也故建文景四五世間流民

既歸戶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萬戶小國自倍富
厚如之子孫驕逸忘其先祖之艱難多陷法禁隕命
亡國或云子孫訖于孝武後元之年靡有子遺耗矣
罔亦少密焉故孝宣皇帝愍而錄之乃開廟歲覽舊
籍詔令有司求其子孫咸出庸保之中金受復除或
加以金帛用章中興之德降及孝成復加卹問稍益
衰微不絕如綫善乎杜業之納說也曰昔唐以萬國
致時雍之政虞夏以之多羣后饗共已之治湯法三
聖殷氏太平周封八百重譯來賀是以內恕之君樂
繼絕世隆名之主安立亡國至于不及下車德念深

矣成王察牧野之克顧羣后之勤知其恩結於民心
功光于王府也故追述先父之志錄遺老之策高其
位大其寓愛敬飭盡命賜備厚太孝之隆於是爲至
至其沒也世主歎其功無民而不思所息之樹且猶
不伐况其廟乎是以燕齊之祀與用金傳子繼弟及
歷載不墮豈無刑辟繇祖之竭力故支庶賴焉迹漢
功臣亦皆割符世爵受山河之誓存以著其號亡以
顯其魂賞亦不細矣百餘年間而襲封者盡或絕失
姓或乏無主朽骨孤於墓苗裔流於道生爲愍肆死
爲轉屍以往况今甚可悲傷聖朝憐憫詔求其後四

方忻忻靡不歸心出入數年而不省察恐議者不思大義設言虛亡則厚德掩息遶東布章非所以視化勸後也三人爲衆雖難盡繼宜從尤功於是成帝復詔蕭何哀平之世增修曹參周勃之屬得其宜矣以綴續前記究其本末并序位次盡于孝文以昭元功之侯籍

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

昔書稱蠻夷師服詩云徐方旣徠春秋列潞子之爵許其慕諸夏也漢興至于孝文時乃有弓高襄城之封雖自外徠本功臣後故至孝景始欲侯降者丞相周亞夫守約而爭帝黜其議初開封賞之科又有吳楚之事武興胡越之伐將帥受爵應本約矣後世承平頗有勞臣輯而序之續元功次云

外戚恩澤侯表

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必興滅繼絕修廢舉逸然後天下歸仁四方之政行焉傳稱武王克殷追存賢聖至于不及下車世代雖殊其揆一也高帝撥亂誅暴庶事草創日不暇給然猶修祀六國求聘四皓過魏則寵無忌之墓適趙則封樂毅之後及其行次而授位也爵以功爲先後官用能爲次序後嗣共已遵業

舊臣繼踵居位至乎孝武元功宿將略盡會上亦興文學進拔幽隱公孫弘自海瀕而登宰相於是寵以列侯之爵又疇咨前代詢問耆老初得周後復加爵邑自是之後宰相畢侯矣元成之間晚得殷世以備賓位漢興外戚與定天下侯者二人故誓曰非劉氏不王若有亡功非上所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是以高后欲王諸呂王陵廷爭孝景將侯王氏修侯犯色卒用廢黜是後薄昭竇嬰上官衛霍之侯以功受爵其餘后父據春秋褒紀之義帝舅緣大雅申伯之意寢廣博矣是以別而叙之

百官公卿表

易叙宓羲神農黃帝作教化民而傳述其官以爲宓羲龍師名官神農火師火名黃帝雲師雲名少昊鳥師鳥名自顓頊以來爲民師而命以民事有重黎勾芒祝融后土蓐收玄冥之官然已上矣書載唐虞之際命羲和四子順天文授民時咨四岳以舉賢材揚側陋十有二牧柔遠能邇禹作司空平水土棄作后稷播百穀高作司徒敷五教咎繇作士正五刑垂作共工利器用益作朕虞育草木鳥獸伯夷作秩宗典三禮夔典樂和神人龍作納言出入帝命夏殷亡聞

焉周官則備矣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是爲六卿各有徒屬職分用於百事太師太傅太保是爲三公蓋參天子坐而議政無不總統故不以一職爲官名又立三少爲之副少師少傅少保是爲孤卿與六卿爲九焉記曰三公無官言有其人然后充之舜之於堯伊尹於湯周公召公於周是也或說司馬主天司徒主人司空主土是爲三公四岳謂四方諸侯自周衰官失而百職亂戰國並爭咎變異秦兼天下建皇帝之號立百官之職漢因循而不革明簡易隨時宜也其後頗有所

改王莽篡位慕從古官而吏民弗安亦多虐政遂以亂亡故略表舉大分以通古今備溫故知新之義云

古今人表

自書契之作先民可得而聞者經傳所稱唐虞以上帝王有號謚輔佐不得而稱矣而諸子頗言之雖不考虜孔氏然猶著在篇籍歸乎顯善昭惡勸戒後人故博采焉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又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未知焉得仁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又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唯上智與下愚不移

傳曰譬如堯舜禹稷高與之爲善則行鯀驩兜欲與
爲惡則誅可與爲善不可與爲惡是謂上智桀紂龍
逢比干欲與之爲善則誅于莘崇侯與之爲惡則行
可與爲惡不可與爲善是謂下愚齊桓公管仲相之
則霸豎貂輔之則亂可與爲善可與爲惡是謂中人
因茲以列九等之序究極經傳繼世相次總備古今
之要略云

論語精義卷之三終

三

